

晉書

二十終

羣祀

呂光

呂纂

呂隆

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暉

乞伏

乞伏

乞伏

馮跋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秃髮傉檀

慕容德

慕容超

慕容鍾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19



x 111
D 291
19

010190559160

晉書載記卷二十二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
 沛避難徙焉世為首豪父婆樓佐命符堅官至太尉
 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
 諸童兒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儻類咸推為主部分
 詳平群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
 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
 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
 常人言之符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



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耗中之自是
威名大著符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荀興
所敗光與王鑿討之鑿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姦
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
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爲光曰
撥糞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
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
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鑿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
慕容疇封都亭侯符重之鎮洛陽以光爲長史及重
謀反符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
光檻重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
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滅
之遷步兵校尉符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堅
旣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
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迥康盛等
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
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
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
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
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

晉書 卷二十一
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玉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日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

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獯胡獯胡弟唵龍侯將燧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以葦索爲緝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

營相接陣爲勾鑠之法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闕戰于
城西六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
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
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
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
士卒淪沒酒臧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名貢獻屬路
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
祭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
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
尉道絕不通光旣平龜茲有畱焉之志時始獲鳩摩
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饗文武
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外國
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
而符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
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
翰之說惡之又聞符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
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
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捷
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

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胤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川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簿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譏貳光尋釋祐爲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

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鶻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符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緄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爲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期

晉書載記 卷三十一
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
康太守李暕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
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奚干等陣于
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干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
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
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
良筭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
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
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
臧市光至是始聞符堅爲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

編素大臨于城南僞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
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內建
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
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
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
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
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旣居都尹權
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
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一 十一
知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羣寮酒酣語及政
事時刑罰峻重叅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
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
而難變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睽命方君臨四海
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中之末法臨道義
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
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
彭晃謀叛光遣師討晃晃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
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
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
遂退狼狽勢必大危晃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
當坐待其來晃穆共嚙唇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
至城外非吾之有若建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
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隆替命也
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
之二旬晃將寇顛斬關勦光於是誅彭晃王穆以其
黨索嘏爲敦煌太守既爾忌其威名率衆攻嘏光聞
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
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
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

晉書載記 卷之二十一
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驛馬驛馬令郭文
斬首送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巳瑞
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卽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
已下赦其境內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第德世至
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群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
貴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勒于三巖山大破之立妻石
氏爲王妃子紹爲世子讎其群臣于內苑新堂太廟
新成追尊其高祖爲敬公會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
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
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
是歲張掖督郵傳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
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
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
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
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
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
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入攻
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及
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強弩竇苟討乞伏乾歸
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死之

武貴呂纂強弩竇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楊武楊軌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爲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部群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

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尚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鳴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晃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

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
峽與秦州刺史沒奔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
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
歸金城太守衛韃韃曠日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
爲降虜也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
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
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
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
國亦不可輕也因獸猶關况乾歸而可望風日敬乎
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爲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
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
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于枹
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
太守沮渠麴弼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門護軍馬
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蒙遜從兄
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貴虜扇動
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
之男成退屯樂涇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太守壘
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涇戰敗
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
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
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
欲屈府君撫臨鄱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
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達史惠等言於業
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
卽墨宜思高筭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畧僕射
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
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
遜進屯臨洮爲業聲勢戰于合離纂帥大敗光散騎

常侍太常郭磨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
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
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
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氣乞機部衆最彊二
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爲主則二苑
之衆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爲然夜燒
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爲內應事發光誅之
磨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
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
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

晉書郭璞傳 卷之十一
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
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栢曰郭磨明善
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
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
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栢怒曰吾聞
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
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淙若敗吾爲弘演矣統
懼至番禾遂奔郭磨磨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
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磨軍
破之遂入于姑臧磨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

早敗志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
衆皆掩目不忍視之磨悠然自若磨推後將軍楊軌
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擊磨將
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磨勢漸衰光遣楊軌書曰
自羌胡不靖郭磨叛逆南蕃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
傳云卿擁逼百姓爲磨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
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宣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
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
於微霜而鷄鳴已於風雨郭磨巫卜小數時或誤中
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

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
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人則言
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
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
不答率步騎二萬北赴郭磨至茹臧壘于城北軌以
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磨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爲
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
萬若與光合則敵僵我弱養獸不討將爲後患遂率
兵邀纂纂擊敗之郭磨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
伏乾歸楊軌聞磨走南奔廉川光疾甚立其太子紹

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闖關迭伺國隙
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
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
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
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
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
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
年僞謚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符堅時

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及堅亂
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
呂紹秘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爲纂所
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
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
倫紹固以讓纂纂不許之及紹嗣僞位呂紹言於紹
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
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
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
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
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紹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
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
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紹曰聖人稱
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旣而纂見
紹於湛露堂紹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
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
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
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
爲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
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二
十四
問之曰誰也眾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閭率其禁兵距戰于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眾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卽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勅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太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遠卽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卽天王位太赦境內

改元爲咸寧謚紹爲隱王以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爲謀主請宗熒俱行

變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
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
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爲義士我爲
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
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
士卒所辱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
岑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元帝始崩隱王幽逼山
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
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
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
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
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悲
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
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
其妻楊氏爲皇后以楊氏父栢爲散騎常侍尚書左
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
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
所不爲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
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
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爲患將來願抑

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筭纂不從渡浩豐河爲鹿孤第
僞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
農所利旣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
都下宜且迴師以爲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
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
康聞僞檀寇姑臧乃還卽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
駿貌如生得真珠簾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
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
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修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
言於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

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耆婆卽羅什之別名
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
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
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
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
綱維未振於九州當競競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
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
游盤之樂沈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讐爲慮竊爲陛下
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
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

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
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
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
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肯奔騎之危銜厯之
變動有不惻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
遠思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
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
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
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相相欲欺吾也要當
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

臣讌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
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
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
刺纂洞胷弁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
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校將軍魏益多入斬
纂首以狗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
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
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爲太
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僞巴西公呂他隴西公
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

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辯在南城楊栢田
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
隆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栢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
抗言於哀公况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
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
而爲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
之爲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篡信
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
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
有寵於緯說緯曰篡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
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爲長
四海顛顛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尊代
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
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篡嘗與鳩摩羅什基殺羅什子
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
字胡奴竟以殺篡篡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旣
篡位僞謚篡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第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
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旣殺篡讓位於隆隆有
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降以安帝元興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一 十九
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爲神瑞
大赦改元爲神鼎追尊父寶爲文皇帝母衛氏爲皇
太后妻楊氏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
書事封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蹶然人
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
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
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
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
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沉溺布徽政于玉門篡奪
之際爲功不難遣妻子爲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其
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
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
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
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有群雀闕于太廟
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群心
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群臣表
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
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
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盈朝

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懷諫自專，社稷爲墟，前
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
令甲辭以退敵，然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
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
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
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機爲美。今連兵積
歲，資儲內盡，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計。假使
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
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何全
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
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皝
楊穎史難闡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
興謀臣，皆曰：隆籍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饑窘，尚
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達。
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饑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虜
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畱穀
萬餘斛以振饑人，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
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
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
坑之。於是積尸盈千，衢路禿髮，僞檀及蒙遜頻來伐

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赤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滅送相篡弑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獻歎慟泣酸感興軍隆率騎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賑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凋戈耀長捐金丘而一息暮爾夷障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承固運銷群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嬰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爲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瞋目甫爾釁發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爲亂階永基庸庸面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躅遵彼覆車

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僞為忠鳴檄
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
功可立郭磨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烏孤無所窺其
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
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實業斯屯瓜分九寓沴聚三秦呂氏
伺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音義

蛙 七吏反 猶 古邁反 絹 古眩反 响 女勞反又 矛 猶音 允 吾

音音 玦 牙 揖 次 五康揖音牙 涓 音 番 禾 音盤和

其月 琯 音 最 爾 在 最 反

音義載記卷二十一終

音義已

二十一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濶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旣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恒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卽王位改名皝外以慕容皝爲名內實惡而

晉書載已 卷二十三
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石季龍之
死也繼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
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根言于儁曰
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爲前
鋒都督儁既尅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吊伐之義先
代常典方今乎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
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
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
爲征南將軍荆兖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爲司
隸僞王公已下莫不屏迹時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
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于
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
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
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
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
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
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賀
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爲參軍猛乃
令人詭傳垂語于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全信
之乃奔躡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

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族
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
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于是復垂爵位恩
待如初及堅擒孽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
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于垂曰大
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連遭棲伏艱亦至矣天
啓嘉會靈命蹇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
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
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胃以成爲山之
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謂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
聖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
堅之敗于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
子實言于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
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
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
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今恭承皇天之意
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
小惠秦旣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于此
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
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三
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
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
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
宿心也昔鄧析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
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勾踐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師
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
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
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于將之柄是却天時而
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
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于秦主又爲王猛
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
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
地會非吾有自當有以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
君子不恬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
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
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
于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
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
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
志不爲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于城

未可以滿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于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于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于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忍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于燕其肯盡忠于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

亂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少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爲斯議而及于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歎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于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于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

晉書載記 卷之三十三
農西招庫辱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
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爲農所敗
斬越于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
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口燕元令稱統府府置
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
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弘農王
弟德爲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
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
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
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
駕失據君保衛鑿興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脩前
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過貴能
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
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
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聞于機運
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于意氣之顧公若迷而
不返者孤亦欲竊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
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于家國投命于聖
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
臭味不同竒將軍于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

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名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于唐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寇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于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冲送死一掬雲消廻討郟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筭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闔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羣馬奔臣臣奉衛匡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丕外矣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三
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
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
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
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
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于孟津漢祖之集于垓下
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
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
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
未交越已隕首臣旣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
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惠及然後西面受
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
誠今進師圍鄴并諭不以天時人事而不不察機運
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
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過兵止銳不
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
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
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
天罰而玄機不吊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
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

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滯夫覽表惋然有慚
朝士卿旣不容于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
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勲輔唾血斷金披心
相付謂卿食樵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
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
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
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
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
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與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
原以未立之年遇卿于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
佩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鄆不固守中城垂墜而圍
之分遣老弱于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
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
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
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
兄弟封王自驩堯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
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
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
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
潰水爭洩垂誅之斌兄弟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

鄴欲與丕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真自鄴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爲真所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主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于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農爲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沖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微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爲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爲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爲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嚴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勅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北破丁零

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爲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慕容農攻尅令支斬徐嚴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卽尊號具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卽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爲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宮偉右長史段宗龍驥張崇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尚書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還號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謚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

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又以寶領
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
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時慕容暉及諸宗室
爲苻堅所害者並招魂塋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
陵以叛南應崔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
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闕城其尚
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
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縲絰
以赴時役豈必殉忠于國家亦昧利于其間也聖王
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災亂而變其化故能
仁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委廓中興
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
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
不從崔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定之垂
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于南岸距守諸將
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
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
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
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驃騎慕容國
于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三
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
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
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于是議征
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覺連歲征役士卒疲
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
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智逆賊以
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楊王慕容瓚龍驤
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
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
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跪道伐之乃
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
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
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伏千兵于
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僞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
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
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尅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韜
等潛爲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于
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
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
寶悉獲之于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

丘陽城皆尅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
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
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
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
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叅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
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于寶曰風
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
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
以曇猛言爲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明
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
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
自折術士靳安以爲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
于敗寶恨叅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
曰魏人狃于叅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
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叅合鑿山
開道次于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
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
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叅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
帛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者皆慟垂慚憤嘔
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

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叅合大哭以爲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疆寇伺隙祕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僞謚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音義

句

音 鞞

音 郎

音 侏

張流

走

音 溯

音

卷終

晉書載記卷二十四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苻堅時爲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爲陵江將軍及爲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爲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爲太師左光祿大夫段崇爲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

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官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耻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盛會進爵爲王策字道苻年十一美姿貌而蠢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陽司馬慕容嵩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潞川爲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于東堂議之山中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險距之中書令蛙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勅敵也百姓雖

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
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
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
於是脩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尅進據博
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內
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
柏津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銳乃遣征北隆夜
襲魏師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
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
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
枕于道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
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
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
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
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弑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
精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
之衆赴中山麟旣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
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
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
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

晉書載記 卷二十四
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
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
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
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
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
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
自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王統臣等
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害其勇略
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待御史仇尼
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
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
路窮恐無自全之理蓋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
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爲
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
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
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
隱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
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
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
固諫乃止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黃榆谷會遣仇尼

歸等率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
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
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于是勒兵攻寶
其率百數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
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
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
乃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
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
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饑公卿餓死有數十人
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二
餘人復

借稱尊號中山饒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
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
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老
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
慕輿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
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
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
寶發龍城以慕輿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
寶爲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
因衆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

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薊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豪傑于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衆皆響會剋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卽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僞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號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三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鹿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鹿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

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于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于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僞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旣至，垂問以西事，盡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卽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于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旣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寤，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媾，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

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竒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竒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竒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竒提驕佞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竒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竒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竒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墻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于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早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泥蘭穆引爲腹心早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墻入于東宮與李早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早張真襲誅之于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盛謙挹自卑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平諸王降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竒聚衆于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竒竒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旣誅汗命竒罷兵竒遂與丁零嚴生烏丸

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
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于是僭卽尊
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爲獻莊皇
帝尊寶后段氏爲皇太后全妃丁氏爲獻莊皇后謚
太子策爲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
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爲長樂有
犯罪者十日一自決之無撻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
句麗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輪門柝
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誠感
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于經傳。歌德于管絃。
至于我之太宰相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
寇闕闕。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羣情緝穆。經略外敷。闕
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羣后。敦睦雍熙。時無
二論。勲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
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爲燕
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璆祕書
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
謬哉。璆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
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

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玉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馬。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筭。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于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已任。專臨朝之權。闕北向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

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于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于周公也。但以疎不問親。故寄言于管蔡。可謂忠不見于當時。仁不及于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謂伊尹之勲。有高周且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

毛世貞曰
數論雖併
列亦具見
才勝

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于善乎。若太甲性
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
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入臣
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
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
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
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
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
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得而稱焉。敷曰太伯三
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于天下。
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違。
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
以毋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
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
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早率騎討之。師次建
安。召早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
及聞早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
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早候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
孟廣平率騎追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早還也。
羣臣莫知其故。早既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早還。

晉書載言 卷二十四
者政爲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李旱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旣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勅曰：旱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早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

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子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尅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讎其羣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輿、段讚等謀率

晉書 卷二十四
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
段璣與子與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搖夜于禁中鼓譟
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
閤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
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
僞謚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驕賤
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閤而
不斷遂峻極威刑纖芥之嫌莫不裁之于未萌防之
于未兆于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
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于不免是歲

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
王多被害熙素爲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
之篡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卽位降爵
爲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
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其太
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元而
丁氏意在于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
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卽尊位誅其大臣段璣

晉書載記 卷二十四
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
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燕臺爲大單
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熙烝于丁氏故爲所立
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咒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
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
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
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于是引見
州郡及單于八部耆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
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于苑內基廣
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
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其昭儀苻氏鑿
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六
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
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
嬪苻氏爲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
儀苻氏死僞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
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
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
未幾而卒熙忿其妄也立于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
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

海百姓苦之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于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剗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爲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爲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于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躡躑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于是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歛旣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于宮內哭臨冷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于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

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
襪。鞞中有弊氊，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
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
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
隨後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其右僕射韋瑒等並懼
爲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
跣，步從苻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
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
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
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
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
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
攻北門不尅，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爲人
所執，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
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僞謚昭文皇帝。垂以孝
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
義平。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
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艸俱盡而成
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
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
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沉深有局量
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
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
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
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
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
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
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
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
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
非爲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
之雲遂卽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
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
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
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羣
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太子越騎
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
懷劔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劔擊雲雲以几距班桃
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僞謚惠懿皇帝雲

自以無功德而為豪桀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
以為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
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
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
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
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
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
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啟斬飛龍而
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

是魏驅駕英雄扣囊餘奇推五萬于河曲浮船祕籌

招七郡于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
禋宗僭擬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
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倚拔而傾
山嶽騰鸞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于東國任好
餘裕伊媿于西隣信苻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
實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
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符文武不陸韜光
而夷讐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
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于匡牀玄妻

之姿見奇于鬢髮蕩輕舟于曲光之海望朝涉于景雲之山飾土木于驕心窮怨嗟于蕞壤宗祀夷滅為馮氏之驅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豪傑掃燕夷魏釗屠永滅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寶心生亂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追

音義

砥音丑江反 搥反陽瓜 鴉音初限反 鞞與靴反 儼魚紀反

居綺

卷終

晉書載記卷二十五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于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眾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于紇于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

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卽國仁五世祖也秦始
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
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
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
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
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塗立
祁塗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
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塗爲師傅委
以國政斯引烏塗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
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
屯山述延死子僂太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
麥田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爲
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
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劔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
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
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留之長安
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
勃塞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
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塞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
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

徵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顏叛于隴西
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顏聞而大悅迎國仁于路國仁
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
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旣寧宜綏以德方虛
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
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
乏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
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
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
而困于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耻之
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訖
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
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
乙旃音涅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
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
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涇川甘
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
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羗虜來擊國仁
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
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

晉書 卷二十一
二
息寇也。于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
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三萬餘戶降于國仁。各
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
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
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于六泉高平
鮮卑沒奕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
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沒奕于及熙奔還三
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
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
軍。北盧烏狐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
之。斬其部將叱盧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
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
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
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大量。國仁之死也。
其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冲幼宜立長君。乃推軋
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
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出連乞都爲丞相。鎮
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
有差。遂遷于金。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軋歸大

晉書載記 卷二十五
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羗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
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
軋歸討破之悉降其衆于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
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鞬叱豆渾及南丘鹿結
并休官渴呼奴盧水尉地曷並率衆降于軋歸皆署
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
軍右賢王軋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旣而擁衆來
降軋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將沒奕于遣使
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軋歸乃與沒奕
于攻大兜于安陽城大兜退固鳴驪堡軋歸攻陷之
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于鳴雀峽退屯青岍
寶進追軋歸軋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
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
署軋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
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
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軋歸梁王命置官司
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軋歸遣其前將軍乞
伏益州寇軍翟璠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
還師氏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軋歸謂諸將曰楊
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一 五
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于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
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
于平川軻殫乞歸引衆而退翟璠奮劔諫曰吾王以
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震秦梁
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閩外之寄宜宣力致
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
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
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璠誠才非古人敢
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
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
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
千級于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
內殊死以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在長史邊芮
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璠爲吏部
尚書翟勅爲主客尚書杜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
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弘翹景爲侍中自餘
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
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
邊芮王松壽言于軻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
功徂于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

專任示有所先。軋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于是以平北韋軋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醜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鄉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軋歸曰：孤違蹇叔，以至于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軋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軋，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殺軋，言于軋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于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奸豎競于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軋歸乃稱藩于光，遣子勃勃爲質。旣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軋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于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于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

平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筭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建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軋歸使呂延爲前鋒軋歸泣謂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旣阻方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軋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軋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鷓武九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街慕容允冠軍翟瑄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熊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熊遁堡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軋歸軋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軋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軋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勅敵乘機藉筭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勅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開中之地盡吾有也于是遣其衛軍

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于相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于侯辰谷軋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興追騎所逼入于外軍且而交戰爲興所敗軋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年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軋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幽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軋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忘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于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儻檀迎軋歸處之于晉興南羗梁弋等遣使招之軋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軋歸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唇齒之援方乃忘義皆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

晉書載記 卷二十五
既在秦終不害汝于是送熾磐兄弟于西平。軋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軋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軋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軋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軋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臯于皮氏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軋歸甚惡之。姚興慮軋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于陳畷山。以據之。熾磐攻剋枹罕。遣使告之。軋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軋歸。軋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軋歸收衆三萬。遷于度堅山羣下。勸軋歸稱王。軋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苻歷。雖廢必興。圖錄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升。

亡新鳥散，故天命不可虛邀。苻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始秦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萬，足以彊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鵠望，豈宜固守謙沖，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卽大位，允副羣心。軋歸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論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軋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于苑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軋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軋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于興，遣熾磐與其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秃髮儁檀師濟河，敗儁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于苑川，三千餘戶于譚郊。軋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枹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軋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軋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

晉書載記 卷之二十五
谷渾支統阿若于于赤水大破降之。軋歸敗于五溪。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弒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軋歸弟廣武智達陽武木奕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曠岷南山并其四子轅之于譚郊。葬軋歸于枹罕。僞謚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軋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軋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于秃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軋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軋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軋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僞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勅爲相國。趙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謙爲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于燒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

晉書載記 卷二十五
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
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
叛傷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險卒有滅宗之
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
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與人戮力勉之衆
咸拔劍大呼于是進以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
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
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勒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
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
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曆立十年有雲
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爲巳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
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于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
隙聞秃髮儁檀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
步騎二萬襲樂都秃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
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犍虔率
騎五千追儁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
枹罕儁檀遂降署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儁檀文
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旣兼儁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
其妻秃髮氏爲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
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達爲河湟太守因討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一
降乙弗窟軋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羗彌
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澠川師次沓中沮渠蒙
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
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
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
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
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羗二戍徙五千餘戶
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奕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
于于塞上破其弟阿柴于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
還洛于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孱弱
所謂有豕白蹄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入木奕于
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
患矣于是以曇達爲左丞相其子元基爲右丞相翹
景爲尚書令翟紹爲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
降之至是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降于熾磐署
爲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
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
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
姦猾終爲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
孤等扇動部落而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

先是姚弋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弋叔父僞言于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爲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爲然相率逐弋推僞爲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僞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于熾磐署爲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澠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羗豪三千戶于枹罕澠川羗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僞位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禳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邁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燠難以義服伺我阡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軋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奸謀潛斷俘視羗之衆威策遐舉便能誓汧隴

之餘卒窺嶠函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勅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氣于外難幸以計全貽巨釁于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籠僞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酋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遺業盜亦有道乎

馮跋

馮素弗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為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于家產父母器之所居止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于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卽僞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

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兼忌
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
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
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
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為主雲署跋爲使
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跋讎羣寮忽有血流其左臂
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苻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雲爲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觀門以觀變帳
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
于是奮劔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跋推
跋爲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恒志于靖亂掃清
凶桀皆公勳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
于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
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
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于是以太元二十年
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卽國曰燕赦其境
內建元曰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
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太后立
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署弟素弗爲侍中車騎

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爲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爲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爲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宜得如所陳也于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于葦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口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喻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

晉書韋謏傳 卷二十五 十一
撫翼而起羣公以天命所鍾人望攸係推逼至上光
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于
蕭牆棄友于而爲闕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
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劔怒曰大丈夫死生
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興謂弘曰
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
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
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
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爲大司馬改
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
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
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
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
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于馬弗勤弗勤
以訓爲方略令旣而失志之士書之于闕下碑馮素
弗言之于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
清之節貨財公行于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
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彞倫未敘弗勤拔自
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汗辱朝士
可東市考竟于是上下肅然請賅路絕蝮蠕勇汁律

遣使求跋女僞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羣下
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
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
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許焉遣其
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蠕蠕庫莫奚虞出
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于營
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振穀
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
營丘張買成周刁溫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叙之遣
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爲祖父闔
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
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
尚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
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于是朝野競勸焉先
是河間人褚匡言于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
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
遠跋曰隔絕殊域阻廻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
郡臨海船路甚通出于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
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
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爲衛尉封

晉書 卷二十一
城陽伯曄爲太常高城伯并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
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
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
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
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
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
魂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
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于送終貴而改葬
皆無益亡者有損于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
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弇至其國
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于道跋爲不稱臣怒而不
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弇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車
秀言于跋曰陛下接弇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
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弇之陵傲以激
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况一方之主乎
請幽而降之跋乃留弇不遣是時井竭三日而復其
尚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
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于洪範
爲犬禍將勃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
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

願公戒滿盈之失脩尚恭儉則妖恠可消永享元吉
護默然不悅昌黎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
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
之許由是有怨言每于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
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于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
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
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快快有不悅之色跋
怒醜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擬自以功在孫護張興
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
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
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
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
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
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跋
弟丕先是因亂投于高句麗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
左僕射常山公嵯蠕斛律爲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
跋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以其女爲昭儀
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言請還塞北跋曰
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強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
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斛律

固請曰不繁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勅勤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承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蠕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于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隣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隣取亡之道宜遠前使脩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魏以有備引還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震右震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尚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爲魏所伐東奔高句麗居二年高句麗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

羣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
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
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
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
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
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
東隣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
爲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
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雖厮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
服屋宇務于儉約脩己率下百僚憚之初爲京尹及
鎮營丘百姓歌之常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
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
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問侍中陽哲
曰秦趙勲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
孫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
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堊七臨之
史臣曰自立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于
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于雜種常謂戎狄凶器未窺
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
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于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

非雄傑幸以寬厚為眾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感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茲猶能養育黎萌保守寰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驍武軋歸勇悍矯矯熾磐臨機能斷孰謂獯虜亦懷沉算文起常才憑時叛換咸竊大寶為我多難

音義

汗音寒鞫居宜反璠音溫殺音音捫音音噉康郎音輟音音躄音音

晉書載記卷二十六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秃髮儁檀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闡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秃髮因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秦始皇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盱食後為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

思復韃立部衆稍盛烏孤卽思復韃之子也及嗣位
務農桑脩鄰好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
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
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
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
德刑脩明境內無虞若致死于我者大小不敵後雖
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
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
干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
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
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
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
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
廬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旣乖違
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擔
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
群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
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
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
淫三甥肆暴群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達天下之

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大人之望爲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尅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僭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爲賓客金石

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

揚貞衛殷翹丞明郭黃郭奮史嵩鹿嵩文武之秀傑

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軋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軋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代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鄰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闇二子

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
瓦解宜遣車騎鎮浩豐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
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
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
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
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段業爲呂纂所侵遣利
鹿孤救之纂懼燒氐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爲
涼州牧鎮西平追僭擅入錄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
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
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

僞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二年卽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
徙居于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
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
不立梁明日有子羗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
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冲幼而二
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日宋宣能以國讓春
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
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
已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

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漠口
既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
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呂纂來伐使僂檀距之纂
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僂檀下馬據胡牀而
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
段業僂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
以自固僂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鍾鼓以饗將士耀
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軻歸爲姚興所
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軻歸遣
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軻
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齊
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
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軻
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
軻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軻歸果
叛卿爲吾行也延追軻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
二年龍見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
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鋤勿論進曰昔我先君
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
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

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
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藉前鑒不遠宜署晉人
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
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筭以縻之如其敵疆於我徒而
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呂
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僇檀謂之曰安寢危邦
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
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耻爲叛臣以
見明主僇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鹿孤謂其
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
于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
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闕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
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
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嵩對曰古之王者行
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
以綏寧爲先惟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
以斬將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
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
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
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

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于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鯁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僇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剋之僇檀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王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翦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幾爾敢距天命釁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僇檀大悅釋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聖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

晉書書言 卷二十六
不朽僣檀義而許之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
師利鹿孤引羣下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喻曰今姑臧
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
行師糧運不屬仗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
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僣檀曰喻知
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
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
言吾之心也遂遣僣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
遜已退僣檀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
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
王之 在位三年而死墓于西平之東南僣謚曰康

弟僣檀嗣

僣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竒之謂諸子曰僣檀明識
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僣
檀及利鹿孤卽位垂洪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
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
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
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僣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
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
雖逃叛孝心可加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

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僂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僂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僂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僂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癸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僂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僂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

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僂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僂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檀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僂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

晉書華詒 卷二十六
加儔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儔檀於是率師伐沮
渠蒙遜次于氏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
泉而遠獻典馬三千匹羊三萬頭典乃署儔檀爲使
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
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儔檀率步騎三萬
次于五澗與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
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
送尚還長安儔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
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
殿下儔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之若

何敞曰涼土雖獎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
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
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
班深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
晨戰竝脩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
乎儔檀大悅賜故馬二十四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
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需聘于姚興興
謂曷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曷曰車
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
方任才量功授職晏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

晉書車騎 卷二十六
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曷曰使河西雲擾呂氏
顛損者實由車騎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
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
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
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
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
蓋亦時宜與悅其言拜騎都尉僞檀讌羣僚于宣德
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
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
業秦師濟河淮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

衆軍敗於酒泉身死于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
西夏率土崩離銜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
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
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僞檀曰非君無以聞
讌言也僞檀雖受制于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
以宗敞爲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僞檀僞游澆河襲徙
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
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
蒙遜入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爲蒙遜所敗
僞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

晉書 卷一百一十六
陷之其後僞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爲勃勃所
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僞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
所得僞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于姑臧
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
人叛僞檀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
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
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
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
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
追斬之軍諮祭酒梁哀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
僞檀悉誅之姚興以僞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
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僞檀與宗論六國從
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
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
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
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
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殫豈足爲多也宗還
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僞檀權
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
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剋也宗曰形移勢

晉書 卷一百一十六
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僞
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
料羣臣無僞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與不
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欽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
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遣僞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
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僞檀
以爲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
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
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
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內
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僞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
侯曰今疆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踧禍難不輕宜
悉坑之以安內外僞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
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欽成縱兵虜掠僞檀
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
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僞檀攻之未剋乃斷
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
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
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
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僞檀引師而歸僞檀於是僞

卽涼王位、赦其境內、改年爲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
掘氏爲王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
晁、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爲太尉
鎮軍、敬歸爲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
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
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
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僂檀將親率衆
伐蒙遜、趙晁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
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
唯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僂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
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
耻。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
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
動必無利。僂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
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
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
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僂檀怒、鑠保而行、曰有
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旣而蒙遜率衆來
距戰于窮泉、僂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
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

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一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儔檀謝之曰卿孤之蒼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儔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衛折掘竒鎮據石驢山以叛儔檀懼爲蒙遜所滅又慮竒鎮剋嶺南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儔檀始出城焦諶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諶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爲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軍敬歸討竒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來伐儔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于西平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謂儔檀曰若以寵子爲質我當還師儔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

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
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儻檀遣其太子武臺距之爲洛
干所敗儻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
初并姑臧凶勢盛甚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
道俱進至番禾苕藿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陛
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
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
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
方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
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

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

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儻檀敗績而還蒙遜
進圍樂都儻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蒙遜乃歸
久之遣安西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
馬而還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涅河太守文支荒酒
愼諫不卹政事儻檀謂伊方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
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脩
來儻檀乃召文支旣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
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隕如是胡顏視世雖存
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唯

泗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衛章等謀殺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剋而還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戶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儻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乃引還儻檀議欲西征乙弗蓋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剋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喻雜音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儻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天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儻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

提猶有萬全武臺曰小賊最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
過也武臺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
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
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
自効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
生慮喪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
平奔告儻檀儻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
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藉
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

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
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
皆散惟中軍統勅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
利鹿在焉儻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
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
蒙遜與吾各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
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
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
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統勅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
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
儻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

晉書華詒 卷二十六
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
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
展毛遂之操負羈勒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
弘遠猷審進止之算僂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
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歲
寒不凋見之於卿僂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
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僂檀將
尉賢政固守浩疊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
子皆在吾聞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
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
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一
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
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耻焉大王亦安用之
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
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
汝乎旣而聞僂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僂檀爲驃騎
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鴆左右勸僂檀解
藥僂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
三年僂謚景王武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僂檀少子保
周臘于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

晉書車言 卷二十六
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
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
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僂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
帝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
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鏑禮容弗被聲教斯
阻烏孤納苻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嵩之
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
弘抑此之謂僂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
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北蹤前烈既
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愚自貽其
弊地奪於蒙遜勢屺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
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谿異代
同亡其於僂檀見之矣

贊曰禿髮弟兄擅雄羣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僂檀
傑出騰駕時英窮兵黷武喪國頽聲

音義

闐	徒賢反	鑰	託侯反	軒	音虔	頃	頂音	允	音鈇	氏池	或作丘池	番禾
盤	音	鞞	音的	鞞	音的	馬	乾	音	于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驍騎衛尉。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驍騎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驍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七
曰汝器識長進非復英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暉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暉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暉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遵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柰何將衛之也暉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暉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叅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爲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今永旣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

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
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
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摠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
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
請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
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
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
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
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
二不宜動城隍未脩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
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
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
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
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
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叅母兄之間而興師不
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
樂爲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
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賊之德遣將追破章軍
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
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

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組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
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
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顏惟有德
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
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卽尊號德不從
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議乃止尋而寶
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
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
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
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
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
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
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
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
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
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漸
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
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
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
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

晉書
卷之二十一
四
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已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只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

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七 五
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
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
之晉南陽太守閻丘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
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
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
靳瓌初苻登旣爲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
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
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
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
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
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
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
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
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
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
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旣危不可以戰宜先據
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
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
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
據進有彊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

晉書載記 卷二十七
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
慕容鍾慕輿護封逞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
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此
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
險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通江淮水路通浚秋夏
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
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
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
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
晉巖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郡宜遣辯士馳
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
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旣據之後閉
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
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
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
起於奎婁遂埽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
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戎節然後北轉臨
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
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
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

飛鏃曰啓
閉古勁通
似溪入手

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
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
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
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
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
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
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
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郊之施曾微犬馬識
養之心復襲凶夫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
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
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開罪齊
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
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埽一隅之衆傾山碎郊方
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
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劔與父火爭光揮戈與秋月
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
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
奴隸近則曹焜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
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
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

晉書車載記 卷二十七
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渾叅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過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爲司徒慕容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容輿護爲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後因讌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

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
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
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
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
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烏之情、張
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
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
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似要利、內實忠孝、乃
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益所殺、德聞而悲之、厚
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
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
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
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
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
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
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
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
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
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鹽官于烏
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

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諱上疏曰、二寇通誅、國耻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十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今羣凶僭逆、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戎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耻、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藉、依託城社、不懼燠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禪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

結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羣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諄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劔。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

聖世其曰
漢亦有賦

往事陛下慈深。二王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柰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鑲築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

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于茲桓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旌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疆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旣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負。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齋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埽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

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
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
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
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
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
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
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
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
鎮為前鋒，慕容鍾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
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
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
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
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大
赦境內，子為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
也。時年七十，乃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
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偽謚獻武皇帝。

音義

諱音組卓反 組女美 流息移 澌反 鳴土處 鴉脂反 下吁 駟反 鉦諸盈 反

慕容超

慕容鍾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符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畱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符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

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
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
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
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
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口諺
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
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
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
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
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
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
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
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
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
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
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潘聰爲左
光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
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
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

晉書 卷二十八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
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
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害鍾等
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
有間言乎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
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邁初超
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
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
天族多竒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
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
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
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
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
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
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
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
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
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
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
其衆攻梁父尅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

鎮尅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
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
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
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
靡有存者網理天下此焉爲本旣不能導之以德必
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
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
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遂
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
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
痛之宜致烹轅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
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
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旣廣
懲慘尤深光壽建典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
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
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轅裂之刑烹煑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
古渠彌之轅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
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

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旣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旣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况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辭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

陸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
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便
至於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
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
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
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
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
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中叙平生謂範曰燕王
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
訥聖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
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
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
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
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
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
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於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
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
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
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
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

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典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圜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綬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

臣賦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

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正旦朝羣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謨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

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頽爲武衛典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勲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感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誚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畧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

晉書載記 卷二十八
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
賀賴虛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
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
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
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
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
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謨曰主上旣不能
芟苗守險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
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
收鎮下獄乃攝苜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畜銳以
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
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
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
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
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
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
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
郭內入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
慕容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羣臣謝之
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

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
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
於一人陛下旣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
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
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
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
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
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
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
橫勢成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
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
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
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薄乞師于姚興未幾
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
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
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
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軍所獲
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
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
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

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
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
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
爲散騎常侍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強
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
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
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
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
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并誠無效可謂天喪
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
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
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
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
第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
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于城上殺馬以
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
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謨諫曰陛下遭百六
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
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鏡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
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

晉書 卷二十八
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太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疴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

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已。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蓆人也。祖俊。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暉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實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宮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

崇重謙虛。博納甚有代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

多違舊章。執憲日頽。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辟。謂孚曰。朕於百土。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勸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遂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儼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畧。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

晉書載記卷二十八終
以弘風延謙言而勵已。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
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政游是好。杜忠良而
讒佞進。暗聽受而黜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
豫而胎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
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爲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
僞祚。撓其國步。廟失良壽。庭悲霑露。

音義

輾

音患

霈

音普

蓋

反

陘

音刑

臨

胸

音劬

從

音反

龕

音堪

悛

音此

緣

晉書載記卷二十八終

晉書載記卷二十九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
遂以官爲氏焉。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
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竒而憚之。故常游飲自
晦。會伯父羅仇。勸弼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勸
弼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
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
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
出若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

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
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竇融保寧河右
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
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
臨松令井祥以盟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
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
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
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
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遜曰此
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蒙遜
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
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
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
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
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曰
孤不能用于房之言以至於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
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
謂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爲呂纂所敗蒙
遜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之業僭稱涼王以蒙

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
伐業業請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
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
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
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
銳之志結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

則有累郊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

引兵歸業憚蒙遜雄武微欲

王爲酒泉太守蒙遜爲臨

有逸氣武略過人業

以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蒙遜蒙
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
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
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
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
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旣親我背之不
祥乃止蒙遜旣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
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
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
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

期日果然業取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
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
不從與臣尅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
發乞詐言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殺祿討之
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史
於段公在見屠害諸君能爲報讐乎且州士兵亂似
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吳耳而信
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臥觀使百姓離於塗炭
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氐池衆逾一
萬鎮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
壁于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于內至是謝
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豐孫言
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狠志大而
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
蒙遜豐孫言旣不從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
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
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已
爲貴門所推可見旬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
子相見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
之才爲杜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

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覡徵祥故爲姦
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遜爲使
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梁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
永安署從兄伏奴爲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
擘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
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隲
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時姚興遣
將姚碩德攻呂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
于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呂隆旣降于興酒泉梁寧二
郡叛降李玄盛乃遣建忠守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
于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
太守掣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掣私於蒙遜曰呂
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
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
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
大猷戡蕩羣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烝豸西裔戎
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
蠲省百徭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時梁中庸
爲西郡太守西奔李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
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罪之乃盡歸其

妻孥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邕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內外羣僚其各搜揚賢雋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遣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將齊難率衆四萬迎呂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紀綱百姓乎皆令自殺蒙遜襲狄洛磐于番禾不剋遷其五百餘戶而還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典亦拜禿髮儁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儁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儁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哀其歸善卽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高一時當入諸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勲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

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
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
曰辛酉金也地震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
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
之象也遂攻禿髮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爲
右長史寵踰功舊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
弟成都爲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爲西郡太守麴粥
子也句呼勒自西城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
東征次于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
本連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張披上書曰異枝同幹遐
方有齊化之應殊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
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
濟時所政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蒙遜率步騎三萬
伐禿髮僞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
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僞檀追及蒙遜于窮
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
曰僞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
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
萬數千戶僞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僞檀南奔樂都
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尅

晉書車詒 卷二十九
而宥之饗文武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
煌張穆傳通經史才藻清瞻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
密之任以其弟挈爲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
鎮姑臧旬餘而挈死又以從祖益子爲鎮京將軍護
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俄而蒙遜遷于姑臧以義
熙八年僭卽河西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玄始置官僚
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立其子
政德爲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儂檀來伐蒙
遜敗之於若厚塢儂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
威宜侯率衆降之署文支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
武侯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
建爲湟河太守蒙遜下書口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
莫不經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
濟時而狡虜儂檀鴟峙舊京毒加夷夏東死之戮酷
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獫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
不遑啓處身疲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儂檀猶
未授首儂檀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
爲臣妾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儂檀窮獸守死樂
都四支旣落命豈久全五緯之會已應清一之期無
餘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蒙

晉書車胤傳 卷二十九
遜西如茗藿遣冠軍伏恩率騎三萬襲甲和烏啼二
虜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閣人王
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
母車氏疾篤蒙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
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剝之運會拯遺黎
之荼蓼上望掃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
涉歲彌增將刑獄枉濫衆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
乎羣望不絜神所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
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死蒙遜遣其將運糧于涅
河自率衆攻尅乞伏熾磐廣武郡以運糧不繼自廣

日不下衆寡不敵爲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

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
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爲之固請乃
得遠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
高昌太守爲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爲失蒙遜
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捷而
還蒙遜西至茗藿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
甲和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甲和虜率衆迎降遂
循海而西至鹽地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
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歸

晉書載記 卷二十九
蒙遜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後爲
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
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于一
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降蒙遜聞劉裕
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
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顧謂
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
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
蒙遜爲李士業敗於解支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
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漢宜旋師
武如湟河度浩疊熾磐遣將乞伏難泥寅距蒙遜蒙
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騎一萬
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
人麴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爲折衡將軍湟河太守
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
黃迅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
于南裔蒼生沒于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
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雋謬爲河
右遺黎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嶮執
義不回傾首潮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

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
戈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
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劍而起衆無一旅猶
能成配天之功著車攻之詠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荆
揚之銳而可垂排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
軫尅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爲晉右翼前驅熾磐率
衆三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
熾磐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
翹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
昶景之說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
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其羣下上書曰設
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
官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忘身爲効自皇綱初震
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
遵典章或公文御按在家臥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
過至今黜陟絕於皇朝駁議寢於聖世清濁共流能
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豈能憂公忘
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
申脩舊制蒙遜納之命征南姚弋尚書左丞房畧撰
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

晉書 卷二十九
十一
日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焉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亦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疊而虵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虵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疊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壞城遂進尅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士業舊臣皆隨才擢叙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爲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陬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弼之寃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日澗南涼請和出帥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贊曰光

忘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兇心

既逞僊績似宜擬茲姦數馳競當年

音義

句

反

古
擊

反

女

余

樹

反

之

樹

晉書載記卷三十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為諸部之雄石季龍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侯提距戰為魏所敗魏

人乘勝濟河尅代來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
叱于他斗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成大
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况勃
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
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
阿利潛遣勁勇募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奔
于奔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
辯慧美風儀興見而竒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
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言
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
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興之
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川
侯使助沒奔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
衆三萬配之使爲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爲不可興
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
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頃之以
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
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嶮獻馬八
千匹于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
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奔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

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長兄右地代爲丞相，代公次兄力侯提爲大將軍。魏公叱于阿利爲御史大夫，梁公弟河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尚書令，叱以韃爲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爲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于等三部，破之，降衆萬數千。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

晉書車言 卷三十一
初僭號求婚於秃髮儁檀，儁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儁檀率眾追之，其將焦朗謂儁檀曰：「勃勃天姿雄鷲，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儁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眾，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士眾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眾氣銳，宜在速追。」儁檀曰：「吾追計決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陝鑿陵埋車以塞路。儁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眾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爲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眾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

計勃勃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乃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于黃石固彌姐豪地于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遣其尚書金纂率騎二萬攻平涼姚興來救纂爲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于定陽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于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奔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其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

嵩戰于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四萬五千獲戎馬三萬匹進攻姚興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祿勳徙其三千餘戶于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懷問鼎况陛下弈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漢皇聖略邁於魏祖而於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以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乃赦其境內改元爲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旣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各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

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耻爲之。而况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姁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爲王后。子瓚爲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孟河南公。安中山公。又攻姚興將姚達于杏城。二旬剋之。執達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羣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

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
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
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
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
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
之誠茲方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
區域旣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
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勃勃聞姚
泓將姚嵩與氏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末至
嵩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剋之殺泓秦州刺
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
興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使持節前
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
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戶五萬據安定降于勃勃以儼
爲侍中韜爲尚書畱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
千進攻泓將姚謔于雍城謔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
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
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
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
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

裕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軔，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戎、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竒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

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盍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瑣都督前鋒諸軍事，嶺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

晉書 卷三十一
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
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瑣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
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而退屯劉迴堡田子
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
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門距守關中
郡縣悉降瑣夜襲長安不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
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
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灞上百
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瑣率衆三萬追擊
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
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真司馬毛修之於青泥驢
人頭以爲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
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筭無遺策
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功也此觴所集非
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鄜宮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
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潼關之曹公
故壘剋之執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羣臣乃勸進勃勃
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
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
之木葉將明揚及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

晉書載記 卷三十一
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為壇于灊上，僭即皇帝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昌武。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步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柰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瓚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內，又改元曰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鍾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

孫鑛曰通
詞氣蔚

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
於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
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絕于中天。神轡輟于促路。
然純曜未渝。慶絲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
馭。則西單崑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緝滄海之表。爰
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隋函。五德革運於
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
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
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
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覽擬。涇陽
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
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
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軌。坤此長鴻。基與
山嶽。齊固。孰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
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
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來。俯順時望。
龍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于
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羣凶嶽立之際。昧且臨朝。日
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
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現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

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於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迺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大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闔闔披霄而山亭象。擬擬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闔風之跨后土。然宰司禹臣。羣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翰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瓊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椳。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鬣。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啓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隨珠。絳以金鏡。雖曦望互升。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

晉書車言 卷三十一
之別。故善目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
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
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
之寶塔。帝釋刀利之神宮。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
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闕宮有仙而頌聲是作。
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章唯始。咸秩
百神。賓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
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頌美。
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
配軋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
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
敷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業彌盛。
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
軋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
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
王者常經。乃延翰爾。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
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
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旣作。別宇云施。
爰構崇明。仰準軋儀。懸薨風闕。飛軒雲垂。溫室嵯峨。
層城參差。楹彫虬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

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
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
其秘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
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追尊其高
祖訓兒曰元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
帝父衛辰曰栢皇帝廟號太祖母符氏曰栢文皇后
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
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
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蹙
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

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弟定僭號於平涼遂爲
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
緣間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
凝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
英駉闖闔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竒姚興觀之
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
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
切物臣部內蹶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
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嘯羣龍漢乘霧侵漁爰創
宮宇易彼瓊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音義

子居列反 獨樓獨樓党丁浪反 瓚公回反 即孝即孝 絙古恒反

濛汜蒙似 肝音 粹子對 反 闕兵異 反 恤泥通 反 螭玉之 反 粹

子對反

書載記卷三十終



